

◆ 长篇小说 ◆

大渡河谷

张明军 著

张明军作品

这是一部云谲波诡的
地域历史小说
是大渡河谷的
近代史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◆长篇小说◆

大渡河谷

张明军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渡河谷 / 张明军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190-2312-6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754 号

大渡河谷

作 者: 张明军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柴文良

责任编辑: 周小丽

责任校对: 何春英

封面设计: 墨离飒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站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zhouxl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445 千字 印 张: 24

版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312-6

定 价: 6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这是大渡河谷的近代史诗！是一部云谲波诡的地域历史小说。

明代以来，八方移民进入了大渡河谷，清代达到高潮，形成五省杂处的斑驳社会。各方移民披荆斩棘，含辛茹苦，战洪水，斗天旱，驱瘟疫，通航道，兴集市、办学校，创造了河谷里的农业文明；近代的大革命又在河谷里如火如荼。太平军石达开部溃败大渡河谷，惊天壮举过后，带给河谷里的是几十年的余震。一把翼王剑，支撑着大半生的信念，官府缉拿的太平军残匪，却是有大德于百姓的英雄；嫉恶如仇的绿林八方犯事，却见义勇为；文举人的岐黄之术活人无数，却又错读了书，一命呜呼；武秀才乱世举兵，为了一街百姓的安危，却前去负荆请罪；革命党人刚拉起队伍，开赴前线，途中却死在自己人的乱枪之下；山寨土匪在梦里懵懂遭人袭击，却不知是何原因？豪强遭劫，却是自己导演的一场假案；新青年回乡欲施仁政，建设大同世界，他的民团却在场上导致了命案；民国新知事踌躇满志，在坟场召开现场会究竟为哪般？新政权新气象，却好景不长。在隐天蔽日，激浪翻滚，奔腾吼啸的大渡河谷里，各色人等就是这样，在这尘封已久的场景中，述说着特定地域的风云和人情，以及深厚的历史人文……

目 录

开 篇	1	第二十一章	221
第 一 章	7	第二十二章	226
第 二 章	16	第二十三章	232
第 三 章	27	第二十四章	239
第 四 章	49	第二十五章	254
第 五 章	61	第二十六章	260
第 六 章	72	第二十七章	264
第 七 章	93	第二十八章	269
第 八 章	103	第二十九章	279
第 九 章	113	第 三 十 章	283
第 十 章	122	第三十一章	297
第十一章	131	第三十二章	305
第十二章	143	第三十三章	315
第十三章	158	第三十四章	330
第十四章	164	第三十五章	342
第十五章	177	第三十六章	348
第十六章	183	第三十七章	356
第十七章	191	尾 声	367
第十八章	196		
第十九章	203	后 记	375
第二十章	209		

开 篇

轰——哗啦……

轰——哗啦……

大渡河掀天的巨浪，排山倒海，飞珠溅玉；洪水冲击着峡谷里的崖石，一路喧嚣，从上游的峡谷里滚滚而来。

王尧生到天津军医学堂读书的第二年，也是这样的洪暑季节，嘉定府的捕快们头戴红缨笠帽，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来到沙湾场捉拿三和尚。捕快们背着新近装备的汉阳造五子后膛枪，沿着大渡河边的小路，急匆匆地向上游的沙湾场开来。嘉定知府和乐山知县坐着快轿，走在队伍的后面；这回嘉定府是下了决心的，一定要捉住这个跨县作案的人犯。

三和尚那天正在自家的酒房里干活。他的家里经营着一个名叫天鑫官的茶旅店，后面另有一个酒房，酒房用三峨山产的包谷酿酒，酿酒后的酒糟又养了几头猪。这天的阳光很毒热，是翻晒包谷的好天气，他把几百斤包谷挑到屋后的晒坝里，正要摊开时，场上的老么从下场飞跑来向他报告：

“三和尚，不好，官兵来啦！”

“他们来做什么？”三和尚问。

“来抓你的，你还不快跑！”

官兵的队伍已进了街，沙湾场上一时惊得鸡飞狗跳，人们赶忙躲进屋里，关了门别了门闩，再撑了一根抵门杠，大气不敢出。

父亲在一旁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忙扔下手中正端着的撮箕，大惊失色地奔过来，推了三和尚一把，说：

“三儿，你惹祸了，还不快跑！”

“我走了，你……”

“你快跑，别管我！”

已经听得见街上杂沓的脚步声，和官军们的喧嚷。

父亲又推了三和尚一把：“快跑，快……”

三和尚还站在那里迟疑，父亲又说：“要么，你就赶紧出去跪到街中间乞降，向官府自首，从此改邪归正，做大清朝的良民！”

三和尚就说：“自首什么，我是去自首的人吗？”

三和尚这才抬起他那双大脚板，噎噎噎地从屋后的晒谷坝向上游的河滩跑去。

三和尚是从小吃娘的饱奶水长大的。婴儿时娘抱在怀里喂奶，一岁时娘要断他的奶，跑到亲戚家里住了三天，让家里人用米糰子喂他，可是他总要把头偏开，躲开家里人伸过来的调羹闭口不吃，哭喊着要见娘，要吃奶，就这样饿了三天。娘三天后回来，见他瘦了一圈，喉咙都哭得嘶哑了，就又动了恻隐之心，赶紧把他抱在怀里，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。三和尚已经三岁了，已经能够在沙湾场的凉厅子下面蹦跳着玩耍了，还断不了奶；娘在老远的地方忙了活儿回来，额上还沁着细细密密的汗珠，正在门前的石礅上坐着喘息时，三和尚就奔过去兀立在娘的面前，伸手拉开娘前胸的衣襟，嚷着还要吃奶；他已经和坐在他面前的娘一样高了，只能把头埋到娘的胸前寻奶吃；一同玩耍的几个小儿就都围过来，站着睁大眼睛诧异地看着他。娘的奶水已经少了，清稀了，他就把娘干瘪的奶头叼起，拉得老长，使劲地吮吸；娘拿他没法，也就由着他。好在这样下一个娃上不了身。娘已经生有三个男胎，三个女胎了。三和尚到三岁半了，才不吃奶了，因为街坊地邻的嫂子大婶们看见他在娘的面前站着吃奶，就都伸出一个手指头，在脸上刮着羞他，他这时已经知道害羞了；娘又想了最后的办法，将男人的叶子烟竿里的烟油用竹签挑出来，涂到自己的两个奶头上，唬他说：“那是鸡鸡屙的溏鸡屎，臭！”说着还边做出非常恶心的表情。三和尚看见娘乳头上那黑黢黢的难闻的东西，脑壳摆几下，便不吃奶了。

也许是奶水喝得足的缘故，三和尚生就一副大脚板，自从娘身上落下地，就从不穿鞋，数九寒冬，严寒霜冻，仍然打着赤脚；娘把鞋袜套到他的双脚上，他总是又哭又闹，一双脚拼命地蹬着，直到把脚上的鞋袜蹬掉为止。三和尚的脚板慢慢地长出了厚厚的腱子，任脚下踩着尖利的玻璃瓷片、砖头瓦块都如履平地。

三和尚没有读过一天书，七岁时，家里准备送他到大渡河下游十里的太平寺亲戚家的私馆去发蒙，娘对他说：“去了私馆里，牛儿就穿了鼻子了哦！”

三和尚问娘：“啥叫穿牛鼻子？”

娘就疼爱地捏了一下三和尚的小鼻子，说：“就是像牛一样穿了鼻子，就有人管束了。现在再调皮，先生的竹鞭就不认黄了哦！”

听了娘这话，三和尚就死活不去，从小就这样未穿牛鼻子，放野了脚，不像街对面的祥昌号和鸣兴达号里的那几兄弟，从小就唱着“翩翩少年郎，骑马上学堂，先生嫌我小，肚内有文章”的儿歌，蹦蹦跳跳地去上学。三和尚大字不识一个，却能把《水浒传》的故事从头讲到尾；那是因为他家的天鑫官店是

一个茶旅店，讲评书的先生一到沙湾，就住在他家的茶旅店里，每天晚上和逢场的白天，就在茶馆里讲《水浒传》，三和尚一遍又一遍地听，听得他都差点能背诵了。他很崇拜《水浒传》里的英雄，路见不平就要出手！

他现在河滩上一阵风似地向三峨山上奔去。

嘉定府的捕快已严严实实地把三和尚的房子包围起来了。他们开始对三和尚家的天鑫官店进行搜查，店堂内外，楼阁上下，都翻了个遍，没有搜到三和尚。捕快们连屋后的那口水井也没有放过，几支后膛枪对准井里砰砰地放了一阵枪，井口腾地冒起几团浓烟，强烈的硝烟味在四周飘散。捕快们是疑心人犯藏入井中，潜入了水里；他们知道，大渡河边的人，水性都好。待硝烟散去，兵们来到井口探头往里一望，却不见水面冒起红色的血浆，也不见有尸体浮到水面上来。最后他们只好把他的父亲以窝藏罪拘押起来了。

捕快开始在房子周围搜查，有几个朝大渡河边走来，三和尚在老远的地方透过一丛小树瞅见了他们，于是一个鹞子翻身，滚进了旁边的一个金沙幽里，那是人们淘砂金挖了金沙后留下的大坑；旁边有两个正在放风筝的小孩，三和尚对他们说：

“官军来啦，请替我遮掩着。”

几个捕快先是看见这边有几个人影，追得近了，见是几个放风筝的小孩，便掉头走了。

三和尚伏在坑里，大气不敢出，一会儿见没有了动静，便问仍在坑边放风筝的小孩：“他们走了吗？”

“走了，他们到街上去啦！”

三和尚这才从金沙幽里冒出头来，往四周望了望，突然跃出金沙坑往上游跑去。他不敢走河边的大路，只能在三峨山上攀崖窟，越溪涧，钻丛林，到了上游轸溪口的地界。

现在，官军或许正在沙湾街上展开更大范围的篦头似的搜捕。今天是不能回去了，三和尚这时才想起了三峨第一寨的雷大头。

雷大头是上游小凉山地界五渡溪的人，那年朱二婆婆在沙湾搭棚授徒，他专程来沙湾拜师学艺，和三和尚同批练武。雷大头借住在沙湾的亲戚家，练武之余就和三和尚一起参加哥老会的活动，两人有些交情。雷大头除长着一个黄南瓜样的大脑壳，加上在朱二婆婆那里练武，自选的兵器是一件长柄的铜锤，当雷大头把他的长柄铜锤拄在身旁，和他并立着时，那滚圆的铜锤和他一样高，就像旁边雷大头的脑袋一样，于是大家就叫他雷大头。一年习武期满，雷大头能把一柄铜锤舞得像流星一样，嗖嗖生风。他师满回到了五渡溪，就纠结了一伙人，专门与地方豪强较劲，但没有过多久，三和尚听说，雷大头带了一群人

过大渡河来到轸溪口，把三峨第一寨火并了，自己做起了山寨之主。

三峨第一寨在大渡河西岸三峨山的半山腰上，山下是轸溪口场。山寨前后寨门分别在相对的两个山坳上，石门墙埂，更兼三面绝壁，一面是悬崖，易守难攻。咸丰九年，云南昭通府李永和、蓝朝鼎的顺天军已在犍为罗城建立了铁山政权，快打到嘉定来时，为了抵御李、蓝的农民军，在官府的号召下，当地豪绅为躲避战祸，也为抗击农民军，建起了这座城寨；三峨第一寨前后修石墙寨门，地方武装据险以守。寨中除有山林，还有几十亩土地。据寨门对联，昔寨中有山溪水流淌，还有良田美池桑竹，一乡鸡犬白云中，红日桑麻。站在前寨门往山下望，村舍田野，浅丘梯田，大渡河像一条玉带，在下面的山谷间弯来绕去，在这三峨山的半山腰里，山寨可谓一个乱世的宁静所在。

两年前，雷大头做了寨主，他们在寨中喂了牛羊，栽种了蔬菜，点了包谷，还开辟了水田，种了稻谷，开办了酿酒房、磨房、旱碾房。他们在山寨里自给自足。如今雷大头的这支队伍有一二十条枪，尽管是早些年的前膛枪，但都是硬火，火铳更是换了代。他们有时也要劫富济贫，把多余的财物接济穷人，惹得一些豪强富人数次到县衙府署申告，请求派兵清剿。嘉定府曾经派官兵前来进剿，早有山下村子的人为他们通风报信，凭借山寨险要的形势和坚固的工事，官兵手中的后膛枪也攻不下位于半山上的寨子；官兵的土炮也拉不到这河谷里的山上来。三峨第一寨一直很太平。

有一次，雷大头化了装带了几个随从来赶沙湾场，一头撞见三和尚，就向他公开说了他现在在哪里干什么，并要三和尚到三峨第一寨落草。

三和尚说他现在有老父在堂，总不能丢下不管？尽管他的前面还有两个哥哥，但早出去独立成家了，三个姐姐也早就打出去。此事说到这里就罢了。

现在，三和尚被迫逼得落荒而逃，就想起雷大头的三峨第一寨，于是从三峨山上翻山几十里来到三峨第一寨的寨门前。前寨门有四个弟兄值守门岗，三和尚还在坡下的时候，他们早就看见他了，等三和尚走拢，就大声喝道：
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

三和尚说：“我要见雷大头。”

几个人迟疑了一下，便问：“你认识我们的寨主？”

“我们是哥子弟兄。”三和尚答说。

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就叫三和尚把双手举过头顶，押解他到寨中去见雷大头；三和尚就突然大鼓着双眼盯着几个寨丁说：“啥子俺，你再说一遍，叫我举手？哪本书上都没有写得有。”说完就大步流星地往寨子里面走。

“站住，你咋能擅自闯入！”

说罢，四个寨丁蜂拥而上，扭住三和尚的两只手臂；三和尚双手一挥，甩

得几个寨丁一个趔趄。三和尚厉声吼道：“你几个龟儿子是啥子人哟，要来扭送我，还不快去叫雷大头来迎接我？”

几个寨丁把他没法，就留一人守住寨门，另三个人便在后面押着三和尚；三和尚回头见身后三支枪直端端地指着他的后背，就又吼道：“把你们那吹火筒收起来，我晓得自己走！”三个只好把枪背到肩上。

雷大头正在聚义厅里，听见寨丁报告说有一个叫三和尚的人来了，赶忙从座位上迎了出来，立即抱拳行礼：

“哈哈，三和尚，你昨晚莫非在磨子上睡，想转啦？今天竟然自己就来啦！”

三和尚却满脸愁云，说：“我是遭官府缉捕，丢下了年老的父亲逃到你这里来啦！”

“是怎么一回事嘛？”

雷大头将三和尚迎到聚义厅坐下后才仔细问他，三和尚说：“我前次在峨眉县那边犯了事，把一个无赖诛了，嘉定府的捕快来捉拿我，我只好朝大哥你这儿走啦！”

“哈哈，你现在愿意在我这儿落草啦！”雷大头说。

三和尚说：“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老父，不知我逃离后捕快们怎样欺凌他，他老人家都是六十多岁的人啦！”三和尚一说起年迈的父亲，就潜然泪下。

雷大头听了，就说：“不怕，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，为朋友不怕两肋插刀！”

雷大头接着就叫了两人下山到沙湾街上探听虚实。他对三和尚说：“你这两天就在我这山寨里呆着，等二人把情况探听清楚了再作计议。”

两人正在聚义厅说事，门外大大咧咧闯进一个人来，门口这才大声通报：

“地大王到——”

三和尚一看，竟是沙湾场上的扬朗生。雷大头连忙向三和尚介绍道：“这是你们沙湾场上的扬朗生。”

三和尚便站起身拱手行礼招呼道：“扬大哥今天怎么在这三峨山上？”

“在雷大哥这儿混饭吃呗！”

雷大头立刻介绍说：“扬大哥是我们这儿的的地大王呢！”

扬朗生便朝三和尚礼节性地一拱手，面露不悦。

在三年前，沙湾场上的人就纷纷传说，扬朗生到大渡河上游的代湾淘砂金去了，他怎么来这里了呢？

这时，雷大头才向三和尚说：“扬大哥是我封的地大王，是我们山上的二把手。”

扬朗生因在沙湾石子坝一带种过几季庄稼，雷大头就叫他主管寨子里的农事。

聚义厅的上位安有两把楠木椅子，上面铺着乌黑发亮的三峨山上的狗熊皮，那是天大王和地大王的位子；两把椅子虽然并列摆着，但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地由天掌控着。三和尚来时，雷大头叫他坐了地大王的那个位子，两个就交谈起来。扬朗生见自己的那把椅子有人坐着，就面露不悦，他又不愿意坐到下面的座位上去，便忿忿地一转身出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雷大头设宴招待三和尚，扬朗生也借口农事太忙，总是不入席，也不来打个照面。雷大头每顿好酒好菜款待三和尚，但他一想到父亲，就什么也咽不下去了。

第三天，下山到沙湾探听消息的两个人回来了，他们说，捕快们见人犯逃匿了，就指挥人把天鑫官店的房子拆下来，运到大河坝，放了小山似的一堆，然后一把火点燃，烧了两天，直到他们离开沙湾时都还没有完全熄灭。街上的人和场附近的乡下人都来围观，熊熊的火焰烤得每个人的脸红扑扑的，飘起的灰烬像蝴蝶一样随火焰漫天飞舞；卖小食的，演戏法的，测字算命的，卖针头麻线的，都来大河坝火场边摆起了摊子，扯起了棚子。大家都好像是来这里赶场。天鑫官店三和尚的老父亲也被掳走了。现在房子那里是一片废墟，捕快们已全部乘船撤回了嘉定。

雷大头听了，说：“难怪这两天晚上，前寨门的门岗说山下沙湾方向，天都映红了半边。当时他们还以为下游哪个地方的房子失了火。”

雷大头这时把三和尚喊来，对他说了沙湾探听到的情况。三和尚听说父亲已被捕快掳走，顿时就嚎啕大哭起来。

雷大头忙劝他说：“你且平静，等些时候我们再派人到嘉定打探情况，再看有没有办法。”

三和尚这时紧攥着拳头，把牙齿咬得格格响，说：

“老子不报这仇誓不为人！”

这一年，三和尚正好十七岁。

第一章

三年后，王尧生从广州回川省嘉定来了。人们还一直认为他是从天津回来的，因为沙湾人都清楚，王尧生这几年是在天津军医学堂读书，祥昌号的家里每月都通过钱庄把钱汇到天津，谁也不知道他竟然跑到了广州。

出了嘉定城，过了雅河的草鞋渡，在嘉定城的西门口雇的鸭篷轿就一直悠悠地沿着大渡河上行。到了苏店儿，再过五里，就来到了鞋呷石。王尧生抬头望了望头顶上的山崖，马上喝停了轿子，跨了下来，像所有返乡游子的心情一样，要站在这块大石头上望一望脚下滔滔的河水，沉思片刻又才上路。

此时已进入夏天，随着雨季的来临，大渡河已由冬春季的素湍绿潭，碧波白浪，变为和两岸成熟的麦地里的颜色一样的褐黄的河水，这季节，河水还算温驯地哗啦啦地响着，路两旁的山林里，雀鸟们正叽叽喳喳地闹腾外，老鹰崖下的这个河碛也算寂静。

高耸入云的峨眉山向西南逶迤，最后一屁股蹲在了大渡河边；大渡河围绕它的余脉，从上游转了一个大弯迂回到这里，最后才冲破了崇山峻岭的封锁，进入了下游开阔的河滩洲坝。从这儿上溯千里，就是隐天蔽日，激浪翻滚，奔腾咆哮的大渡河谷。这里，正是从四川盆地进入大渡河谷的门户；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只有一条两尺宽的崎岖小路从河边的山埂上穿过，头顶就是那块高悬着的黑黢黢的山崖，鞋呷石就在路边。

过了这里，沙湾场就到了。

明末清初，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四川和朝廷军队展开了十多年的拉锯战，造成饿殍遍地，白骨露野，虎害横行，人口锐减，天府之国变成了一片荒野。看着大片膏腴之地无人耕种，清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，实行移民实川，动员长江中下游和两广的人迁往四川；在明初第一批，明末第二批湖广人来这里扎下根后，清朝就有大批的湖广人、江西人和岭南客家人拖儿携女，肩扛一砣铺盖卷儿，栉风沐雨来到了这里；当他们来到这块印着一只鞋印的大石头的时候，就进入大渡河谷了，以后，不管在这河谷里住了多少代，他们始终不会忘记祖先的双脚是踏着这块石头走进大渡河谷里来的，石头上的这个鞋印就成了从外省来的移民留下的见证。

而今天，已经穿着长衫马褂走出了河谷的王尧生，却穿着缀了铜纽扣的制服，戴着同样缀着铜纽扣的制帽，由轿夫踩着鞋呷石回河谷里来了。

王尧生这次是从广州那边回来的。

差不多两个月前，还是广州那个如火如荼的地方，到处都会听到有人在谈论革命，到处都有人们在秘密结社，各阶层，各政治派别，各武装集团都在涌动。

王尧生是参加了那次的广州起义的，但很快失败了，队伍已七零八落，作鸟兽散。指挥这次起义的人又不懂军事，各部之间又不能很好地联络，保密做得太差，以至最后溃败，扔下了七十二具尸体。王尧生就是溃败队伍的一名散兵，东躲西藏，逃回四川老家来。现在，他对暴力革命已心灰意冷，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起义都以失败告终，尽管他现在是一名化了装的散兵，但他一过了广东地界，便可以堂堂正正地走了。

可是，当他一进入夔门过了长江三峡，四川这边却是另一个天地！保路风潮引发的反清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。本来，王尧生到了重庆，就可以乘岷江的上行船直到嘉定，然后再回到铜河沙湾，但他却从重庆旱路乘轿径直到了成都。

那段时间，成都正遇上京城传来朝廷实行路权国有的消息，川汉铁路公司就在成都召开在省股东和各团体的联合大会，痛斥朝廷的违法行为；光绪帝时批准了的川汉铁路“准归商办”，在成都迅即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，开展了全民集股。而现在朝廷要将路权收归国有，然后拱手转让给洋人，一时引起大哗。就这样，川汉铁路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成了保路同志会。会上还下发了《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》，号召各府厅州县起来响应，号召全体股民起来保卫自己的路权。于是游行，请愿，罢课，罢市，成都一时炸开了锅！

王尧生在大哥教书的成都法政学堂里住了三天，把成都的市面看了个大概。对于成都的时局，王尧生刚从外省回来，也弄不清来龙去脉，就只是一个过路看客而已，但他断定，这场革命在四川来势汹涌，任何人也不可阻挡。

接着，成都的各条街上都建立了民团，好几条街都打出了保路同志军的旗号，各种旗帜就像寒冬吊在树枝上的梧桐叶一样在空中飘舞，花样杂色的各种能致人性命的武器都亮出来了，每条街的街口还设了关卡，各条街上还自己设立了公堂，到处都有拄着梭镖、南阳叉，背着大刀，扛着狼牙棒，还有拿着弓箭的民团在站岗。

这里已经没有了政府。

王尧生回到嘉定，嘉定的情形大致和成都相仿，而且早在去年初，就有在四川影响很大的嘉定起义。嘉定城里和一些乡区也有了同志军，下面的各县也

都成立有同志军。王尧生这才感觉出四川这边的革命是完整的一盘棋，不仅是嘉定起义，而且有广安、黔江起义，还有人密谋在江安、泸州、成都、叙府发动起义，革命党人潜伏于全川各地，伺机而动。而广东那边只是集中在广州一地暴动，就像谁在空旷的广场中间泼了一桶桐油一样，轰的一声，一团浓烟烈焰燃过，就偃旗息鼓，周围又无人策应，也无人声援，暴动过后，就是广场中间那堆灰烬。广州的这次暴动已经是同盟会发动的第十次武装起义，然而仍然归于失败，革命者为躲缉捕，四散奔逃。

现在，他已经进入大渡河谷了。

大渡河的这一段，因汉朝的邓通在上游铜街子附近开矿冶铜铸钱，所以又叫铜河。河谷里两岸高山，日照很少，每天太阳很早就隐退到河西面的山脊梁后去了，西山这边的河谷里就一片阴沉沉的铅灰色，只有大渡河水平静的时候，在西边的山顶，落日的余晖映照下泛着金光，两岸的沙滩上，还有闪闪发光的云母片。

王尧生的轿子在太阳落下西山的时候到了沙湾场。

王家的宅第在沙湾场中段靠山的一侧，街面三间，中间是大门，门楣上悬着“祥昌号”的横匾，大门两边是铺面。从大门一间进去，里面是纵深三个天井。三个天井里面是后院，后院是粮仓、酿酒房，隔得远一点儿，便是养猪房。后院和山脚的一条乡间道路相通，主人家从街上的正门进出，来交租的佃户们，酿酒房和养猪房的雇工都从后门进出。

轿子在大门外的街沿上款款落下。沙湾的街沿是很宽的凉厅子，集市就在两边街沿的凉厅子下，这样，正中的街道就很窄，只能供人过路，或是骡马通行。沙湾的这一点和川南的其它场镇不同，建场时就充分考虑到赶场时物资交易的方便，下雨不淋雨，烈日不曝晒，赶场的一个整天，人们都还守着要交易的东西，天黑下来了才散场回去。

王尧生捞开轿帘走出来。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，终于回到了他的家。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环顾了四周一眼。离开家才那么几年，他就觉得街面上有些不大不小的变化。他突然看见街斜对面三和尚家的房子不见了，街上亮出了一道四五丈宽的缺口，就像一排整齐的牙齿掉了一颗门牙。从这道缺口望出去，可以毫无遮拦地一眼望到场外的大渡河，可以看见急速掠过的樯帆，听到隐隐的篙竿击石的清脆声响，和粗犷激越的铜河船工号子，王尧生很有些惊讶！房子看样子是拆掉了的，废墟上到处是残砖烂瓦，房料倒是一根不剩。

今天不逢场，街子上有些空旷，几个十来岁的扎着翘辫子的小姑娘在凉厅子下的街沿上跳绳，嘴里伴着跳绳的节拍唱着：

光绪三十三，
皇帝败江山。
宣统——掀桶，
掀桶——宣统。

.....

王尧生一听，这首在外边的世界公开反满清的儿歌，竟连大渡河谷里的沙湾也在唱了。看来，满清的气数是尽了。

王尧生满腹狐疑地扭头跨进了自己的家。

家人是在场口上就迎接了他的，一行人跟在他的身后鱼贯进入第二个天井，下人们都很高兴，直呼：

“二老师回来啦，二老师回来啦！”

王尧生听说父母双亲正在客堂里，便径直奔了进去。他来到第二个天井的堂屋，首先向着神龛壁上的“王氏堂上”，和神龛前供着的一根缠着红绸的柏木扁担作了一个揖，虔诚地说道：“列祖列宗，孝孙王尧生到天津求学，今天回到了沙湾老家，敢告！”

这是王家的规矩，平日出门进门，都要告于祖先，男子唱喏，女子立拜；如果出远门，或隔夜不归，则要焚香跪告。王尧生此次远出家门几年，今日来归，当然要向列祖列宗拜告。

王尧生拜告了神龛上的祖先，然后就走进第三个天井，来到客堂父母的面前。

“父母亲大人膝下，二儿回来啦！二老身体可安康？”

说罢，就跪下去，向着二老磕了一个头。

老人家慢腾腾地向王尧生挥了挥手，示意他起来。

“你是洋学生啦，家里可以不讲那些礼俗。你快说一说这次回家后的打算。”

王尧生便说：“今年年初，儿因不愿毕业后到北洋军阀部队去，就从天津陆军军医学堂肄业，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广东，广东那边正革命如潮。儿眼见国家积贫积弱，不改变社会制度，成就实业也难，从医虽然能挽救人一时的生命，但不能拯救人的命运，更不能拯救国家的命运，儿就参加了孙中山、黄兴等人领导的四月广州起义。可是很快就失败了，儿遭到了通缉，见用武装推翻满清朝廷暂时还难，就悄悄逃回四川来……”

王尧生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老人家打断了：

“哎，你娃呷算天星高，到炮火中去钻了一趟，还活着跑回来了！那子弹

是没有长眼睛的，你去革啥子命嘛？你要搞实业，沙湾不能搞吗？你要学医，救人疾患，沙湾也不是不能搞。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打算不去啦？”

“不去啦！”

王尧生说，“我回来时在成都大哥那里住了几天，征求了他的意见，他也认为我回来好，不然二老创建的家业无人接手。”

“不去就算啦，本来，为父我从来不干预儿女们的前途。现在外面的世道乱哄哄的，满清政府风雨飘摇，不光是广东，看来各地都在举事，就是我们这一带的嘉定、井研、犍为、马边都在举事。外面乱啊！”

说到这里，王尧生就向老父亲谈起在成都看到的保路运动的声势，末了就问：“我们家里买有川汉公司的铁路股票没有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乐山县摊派下来叫随粮征集，哪个敢不买？是根据你所收租子的多少来摊派你买的。”

“哦？股票，股票，就应当是自愿认股，怎么能摊派呢？”

老父亲说：“我们嘉定府和乐山县，都是由官府来主持搞的，他倒不管你自不自愿……唉，这钱拿出去容易，换回来就是一张纸。”

王尧生就没有再问铁路股票的事。

家里在这之前给天津的王尧生去过好几封信，叫他毕业后一定要回来，可是一直没有听到他的回答，而且从此就没有了音讯，家里后来是通过一个家在嘉定城中的同学那里，才知道他跑到广州去了，谁知道他是去炮火中钻了一趟，吃了败仗才跑回来的，若不是那样还不会回来呢！老父亲在心里这样说。

老太爷是读过几年私学的，尽管住在这大渡河谷里，但是这沙湾场祥昌号里却是有个东洋留学生的，外面的世界屋里的人都知道。第六代扁担王的王尧生的父亲，可是沿府河上眉州，到成都，下犍为到叙府，沿雅河上洪雅到雅州，沿场外的这条大渡河进大小凉山，哪里没有他的足迹？各地的码头上，哪个不知道大渡河谷里的沙湾场有一个扁担王？今年端阳一过，他就满六十五了。膝下两儿两女，大儿从日本读书回来，现在成都法政学堂教书，两个女儿也打发出去了，一个在大渡河上游清溪县的富林场，一个在大渡河下游的堰溪口。

对于他们的大姐，为什么当初打发到了上游清溪县的富林场，一个大山紧锁的河谷里，交通闭塞，不仅到这外面的沙湾有两三百里路，而且到它的清溪县城都有七八十里路，王尧生一直不明白。

“咋个啦，不好吗？”

当王尧生问起父亲时，父亲是这样回答他的：

“你姑爷家是清溪县富林场的大富人家，人家的兴泰号一直都经营得很红火。山里怎么啦，沙湾不是也在河谷里吗？不是也在高高的三峨、二峨山下

吗？”

“沙湾总要开化些。”王尧生说。

“开不开化又能怎么样？还是首先要看家屋里有没有，再开化的地方住着揭不开锅，锅里没有煮的，当爹娘的舍得把女嫁过去吗？”

哦，王尧生明白了，父亲那一代打亲家很实际，首先是看家屋，女儿嫁过去要有吃的，有住的，至于地方好坏他们倒不在乎。

王尧生的大姐在家当姑娘时，就出落得花儿似的，沙湾场的人说是铜河一枝花，场上的青年有好几个垂涎着。但是有一天，祥昌号的大姑娘突然被山里富林场来的轿子抬走了。接亲的队伍有六七十人，十来匹骡马，而且跟着一二十条枪保驾。在沿着铜河进山的荒僻小路上，从来没有谁看见过这种阵势的迎亲队伍；沿途鸣着鞭炮，锣鼓唢呐一路响着，那阵势，就像当年的文成公主进藏一样。沙湾场上的一帮子年轻人颇感失落地说：

“沙湾场的一枝花被山里人摘走了。”

王尧生的父亲也是在富林场做生意时认识那姑爷的，他那时也常在富林一带进山货，买洋芋种，买花椒，买蜡虫，买牛膝，买麝香，买鸦片，常在姑爷家的兴泰号下榻，一来二去的人就熟了，就打起了亲家。

当王尧生的父亲担心两个儿子读了书都要在外面安家，不再回大渡河谷里来的时候，他有过后悔，早知道两个儿子迷恋外边的世界不回来，那两个女儿也不会放那么远，就在沙湾场上放一户人家亦可，那样，人老了有靠，有女儿、女婿和外孙一大群，其乐融融。

现在好了，二儿回来了，家业有人继承了；老太爷一直愁着这家业没人继承，这下，扁担王老爷松了一口气。

“二儿，你这次回来不出去了，我就要把家业全交给你了。我这身子近几年衰了很多，生意上的进进出出已无力去料理。你的大哥从日本回来后在成都有自己的事业，至于你，不愿意搞那个军医就算啦，只希望你能回来把振兴家业的重担挑起来。”

王尧生想了想，就说：“刚丢了书本，恐怕一时还挑不起你的这副担子。”

“你当然要帮助料理一段时间，熟悉这家里的进进出出。”

王尧生向父亲点点头。

老太爷于是问：

“扁担拜了吗？”

“拜啦！”王尧生答。

“《扁担铭》还背得吗？”

“背得。”